

高中语文课本 删除部分经典文章

9月6日, 编辑刘毅在其新浪微博上发帖称, “开学了, 各地教材大换血”——他列举了20多篇“被踢出去”的课文, 比如《孔雀东南飞》、《药》、《阿Q正传》、《纪念刘和珍君》、《雷雨》、《背影》、《狼牙山五壮士》、《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朱德的扁担》等。其中涉及鲁迅的作品多篇, 因此刘毅称之为“鲁迅大撤退”。20多篇经典课文一列出来, 既让网友开始怀念起那些熟悉的字句, 也让网友唏嘘感慨, 更有网友质疑, 既然是“经典”, 为何要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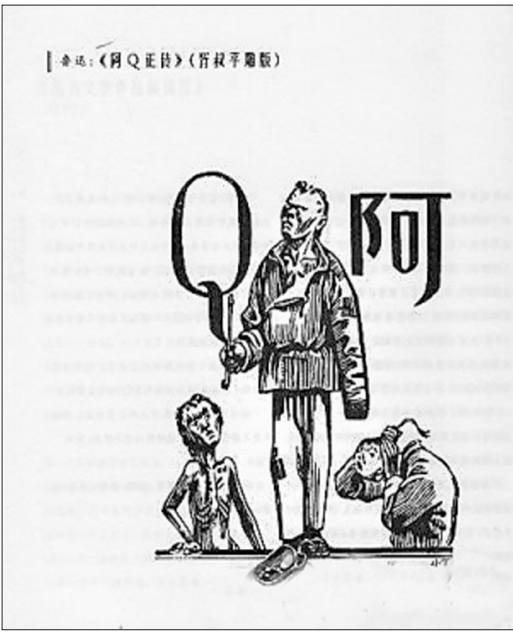
遭遇“大撤退” 网友为鲁迅叫屈

很多网友认为, 删除大量经典作品无论对于老师教学还是学生学学习都不利。一位叫做“阴谋小集团”的网友为鲁迅“叫屈”: “为什么鲁迅先生被踢掉这么多好的文章, 从小他的文章就是重点学习的内容, 现在突然来个转弯, 真的是对学生好吗?” 一位叫“末小瓶”的网友愤愤地表示: “为什么《药》会被踢出来?! 当年它带给我的震撼是相当大的! 难道说如今再提人血馒头已经过时? 还是不敢让祖国的花朵直面鲜血淋漓的人生?” 一位叫“官宦没人”的网友说: “中国教育需要改革, 可是有点矫枉过正了, 删除了不少佳作。” 但也有相当部分网友力挺鲁迅教材。网友“本来老六”说: “那么多课文一文不更改才叫人沮丧呢, 哪怕这些作家其他的文章也可以用的啊。”网友“费舍”说: “很多文章到现在确实没有意义了, 应该更换。”

记者了解到, 发轫于本世纪初的普通高中新课改, 率先在广东、海南等四省(区)启动, 按教育部规定的时间表, 今年, 重庆、四川、贵州、西藏、甘肃等也陆续进入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实验阶段。

阿Q走了 巴金散文入选

一位名叫彭博的四川教师拿到了人教的新教材。他透露, 与此前相比, 新课标“现当代作品及外国作品54篇, 其中新选课文35篇, 占总数的64.8%”。尽管有不少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人物, 比如“阿Q”, 离开了新教材, 但也有一些新面孔加入——根据彭博的总结, 现代文部分中, 课本新增了反映“神舟六号”飞船升空的《飞向太空的航程》, 呼唤奉献精神《寻找时传祥——重访精神高原》, 反映香港回归的通讯报道《别了, 不列颠尼亚》等作品。散文方面, 则有巴金的《小狗包弟》, 这是一篇反映“文革”的“反思文学”, 这篇文章选自巴金的散文集《随想录》。该散文集中的许多文章是巴金用“自我忏悔的形式, 从反省自己的软弱开始, 逐渐进入对全民族的灵魂的拷问”。这是巴金写《随想录》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古代诗文也新增了诸如柳永的《望海潮》、杜甫的《咏怀古迹》、辛弃疾的《水龙吟》、李商隐的《李贺小传》等作品。 “小说部分, 则选入了‘先锋派’作家余华的《十



八岁出门远行》。这是一篇“荒诞小说”, 写的是一个18岁的年轻人第一次走出家门在外面的遭遇, 全文都在用一个18岁孩子的口吻进行叙述。阅读这篇小说的高中生也差不多处于那个年龄段, 所以他们会觉得有同感, 读来很亲切。”彭博说。

广东将鲁迅的《祝福》换成《药》

事实上, 自高中课改以来, 每年都会引起关于语文课文删改的争论。去年就曾因为鲁迅的文章大幅减少, 而引起舆论的广泛争议。今年, 亦有专家提出应删除《背影》, 理由竟是文章里的父亲违反交通规则, 横穿马路。

此次引起争议的是“人教版”的语文教材。而早在2004年, 当时广东省在选择高中课改的教材时, 就首次打破了多年来高中教材由“人教版”一统天下的局面; 广州市高一年级语文、物理两门课程选用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这也是新中国成立成立以来, 广东省第一套通过国家教育部审定的教材。

当时, 粤教版新版语文课本新课文占了54%, 做了大力度的改革。以第五册为例, 在国内首次推出“走进经济”单元, 充分展现广东特色, 收入经济学教授王则柯的《钱》和沈沈的《向小康生活迈进的期待》等文章, 被视为一大创举。

昨天, 广东教育出版社语文教材编写人员告诉记者, 广东今年语文教材也有改动, 比如增加了现代文《论握手》、古诗文《兰亭序》等。

在有争议的鲁迅作品方面, 广东方面则做了保留, 但是将《药》换成了《祝福》。“我们认为祥林嫂更符合典型的小说人物形象。”而网友热议的《纪念刘和珍君》, 广东版语文课本本来就没有收录。至于“朱自清的散文, 我们没有选《背影》, 一直选的是《荷塘月色》”。 据《广州日报》

山西煤老板转型引关注

煤老板, 以往受到关注, 总是与矿难、封口费、团购悍马、成栋购楼等相关。近日, 山西煤老板再次引发关注, 则是由于他们的转型。在淡出煤炭业之后, 汽车、教育、白酒等产业, 甚至电子商务, 都出现了他们的身影。从2004年至今, 连续6年时间里, 山西对煤炭资源进行了持续整合。很多煤老板退出煤矿经营时, 获得了经济补偿。手握重金的他们如何华丽转身? 上千亿元的游资将投向何处? 随着时间推移, 很多煤老板转型投资的项目逐渐浮出水面。

煤老板50亿元投汾酒

8月初, 山西省吕梁市的一个投资项目吸引了全国的注目。30多名煤老板共同出资50亿元, 在吕梁市建设一个“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 规模相当于现在汾酒集团的3倍。这个集中发展区, 也是山西省转型发展的第一个实验区。

“煤老板的钱没有别的味道, 投资白酒很正常。”汾酒党委副书记阎秉华表示, 产业区项目将由汾酒负责具体运营, 意在整合山西境内的上千家白酒企业。阎秉华强调, 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来自煤老板的钱。这个投资达50亿元的项目只是山西煤老板寻求转型的冰山一角。

上千亿元资金如何投资

从2004年开始, 山西省开始了煤炭资源整合。在2004年的“煤炭产权改革”中, 山西省共关闭4000多座非法煤矿。2006年, 山西省政府出台了《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 使得年产在9万吨以下的煤矿全部出局。此后, 煤炭资源的整合一浪高过一浪。

2009年4月15日, 山西省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 要求到2010年年底, 全省煤矿数量控制目标为1000座, 兼并重组整合后煤矿企业规模原则上不低于300万吨/年, 且全部实现以综采为主的机械化开采。

如今, 很多私营煤矿早已改姓“国”。煤老板们则获得了现金、股权以及其他方式的补偿。根据非官方的估算, 煤企整顿“挤”出了上千亿元的资金。

退出老本行之后, 对于这些手持重金的煤老板们, 钱该如何花出去, 如何继续创造财富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民营煤企转型造车

为将煤老板手中的资金留在山西境内, 2009年7月13日, 山西省政府下发了《关于促进民间资本进入我省投资领域的意见》, 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基础设施领域, 在财政及税费等9个方面对民间资

本进行优惠。在这样的形势下, 帮助“前煤老板们”找项目, 成了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就是吕梁市政府牵头搭桥的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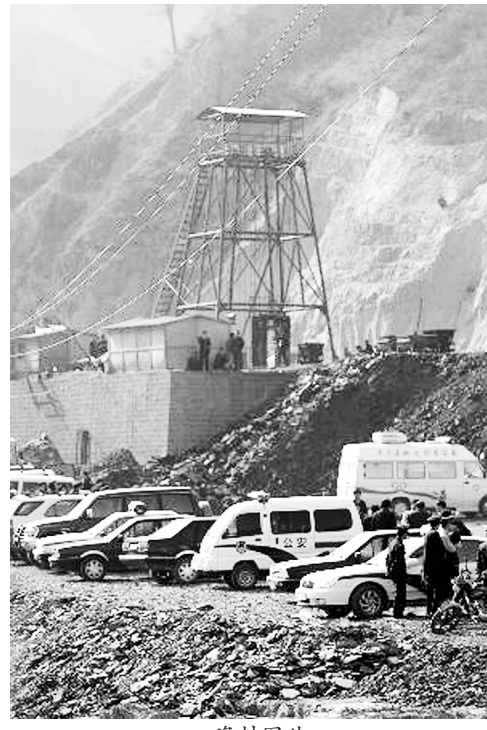
吕梁市副市长、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张中生说, 煤炭资源整合后, 吕梁市至少有400亿元资金退出了煤焦领域。今年3月中旬, 张中生带着几个“前煤老板”去茅台、五粮液等酒厂考察, 从中看到了商机。他们很快商量决定, 并成立了中汾酒业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立即上马。按照规划, 酒业集中发展区可安排3万余人就业, 带动酿酒高粱产区10万户农民致富, 汾酒增加销售收入100亿元以上。

今年8月, 民营煤炭企业山西成功集团斥资数亿元投身造车的处女作“成功一号”微面在呼伦贝尔草原上首次亮相。为突破利润瓶颈, 成功集团董事长马国利通过4年的调整部署, 使这家“每年挖煤挣十多个亿”的民营煤企成功迈入汽车制造业。

煤老板投资多个领域

今年年初, 由21位“煤老板”联合组成的汾阳市煤炭企业转型发展联合会挂牌成立, 协会筹集资金3亿元, 准备与市政府联合新建两所高中、一所职业中学。在太原、临汾等地, 由“前煤老板”合资成立的养殖、花卉、建材等项目, 也逐渐进入了收获阶段。

随着山西煤炭业整合, “前煤老板们”



资料图片

通过新的项目, 与“黑金”时代告别。对于那些昔日的煤老板来说, 他们也认为退出煤炭领域不是坏事。

“前煤老板”孔祥生说, 当初, 有一部分人觉得自己受了损失, 但现在看来, 煤炭资源整合既是对生产力的解放, 也是对煤老板的解放。“过去, 我们是挣钱多点, 但安全压力太大, 整天在提心吊胆中过日子。现在, 终于可以平心静气地干点事业, 享受充实的生活了。”

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

对于山西煤老板转型, 分析人士在表示认可的同时, 也建议政府积极引导和金融机构专业协助, 同时提醒投资人不可盲目追求过高的投资收益预期, 而是要理性判断投资项目的收益和风险。

江南信托研究能源投资的廖年生博士认为, 山西煤炭企业重组是顺应国家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宏观政策需要。煤炭是山西的支柱产业, 同时也是不可再生资源。当煤炭价格上涨后, 在利益驱动下, 山西的煤炭行业不可避免出现“多小散乱”的格局; 山西出台煤矿重组政策, 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 实现规模效应, 提高经济效益和资源利用率。

廖年生表示, 煤炭行业只是众多投资行业的一种, 当煤老板们通过采煤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后, 从分散投资风险、确保财富增值的角度, 理应向其他产业转型。虽然此次重组的动力要来自于政策, 有部分实力较弱的煤炭企业不得不退出, 但从长远来看, 坐吃山空的资源开发并不是企业发展的长久之计, 因此有战略眼光的企业主应该主动寻求转型, 实现可持续发展。

金融机构可协助投资

在山西从事金融投资业的韩先生向记者介绍, 目前山西煤老板们一般有两种选择: 一是到外地投资, 比如到内蒙古继续投资煤炭, 或者去北京上海投资房地产; 另一种是在本地投资别的新兴产业, 比如三产产业、精工铸造等。但也有一些煤老板盲目地将投资集中于特定行业, 如酿酒业、旅游业等, 导致这些行业资金过于集中, 陷入投资误区。

廖年生认为, 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山西的产业发不均衡和投资者的投资管理能力较弱有关。他建议, 这一问题应该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和金融机构的专业协助来解决。

政府在煤企转型过程中, 除了推动重组外, 需适当引导煤炭行业剩余民间资本的投向。政府还需有相应的配套措施, 如允许设立产业基金、政府引导基金等, 利用恰当的金融投资工具促进社会资本合理利用。 据《新京报》

新闻时评

公共利益要避免抽象化

近几年, 强制拆迁造成了不少悲剧, 社会对强制拆迁一直有很多批评。然而, 经常跟拆迁工作打交道的地方官员, 对强拆有什么看法, 持什么主张, 这方面的公开的声音反而较少。

最新一期《中国经济周刊》就刊登了一篇来自官员方面声音的文章, 文章由江西赣州城乡建设局党委书记刘宏长撰写, 其基本主张正如题目所示: 强制拆迁必须保留。

刘宏长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一点。首先从法理上看, 征收本身就具有强制性, 他认为,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政府部门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征收, 被征收对象的所有权人必须服从, 如果不服从, 就必须有强制措施作保证。

此外, 刘宏长认为, 要不要保留强制拆迁, 也与被拆迁户不是百分之百的守法讲理有关系。在他看来, 在拆迁补偿安置问题上漫天要价、胡搅蛮缠, 就是不讲理、不守法、不守理, 这不仅会让城市建设严重受阻, 还会大大增加建设成本, 因此, 对这些不守法、不讲理的人就要实施强制拆迁。

很显然, 刘宏长的这些观点不仅是他的个人观点, 在官员群体中, 恐怕也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作为规划建设部门的官员, 刘宏长是站在解决问题的立场上看待强制拆迁的: 城市要发展, 就必然会有房屋拆迁, 不愿被拆迁的人或者在补偿安置上“胡搅蛮缠”的人, 就是要被解决, 问题, 问题解决不了, 法规写得多么精彩, 道理说得多么漂亮, 都是白搭。

强制拆迁不是不可以, 也不一定是公正的。事实上, 一些民主法治程度较高的国家, 也有强制拆迁这种政府行为。但是, 在这些地方, 强制拆迁是非常慎重的事情, 有严格的限制和程序, 不是随随便便能由政府单方面作出的, 拆迁了还要给予公正合理的赔偿。

因此, 问题其实不在于强制拆迁是不是必须保留, 而在于强拆出于什么理由。如果是出于商业利益, 对方不愿意将土地或房屋卖给开发商, 那么就不能强制拆迁。只有出于而且仅仅出于公共利益, 才不排除动用强制拆迁手段。

在我国, 由谁来界定公共利益, 还比较模糊。即便这个问题弄清楚了, 到底什么才是公共利益, 仍然是一个问题。有种观点认为, 为城市发展和经济繁荣而进行的强制拆迁, 就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然而, 城市发展和经济繁荣只是意义, 意义不是公共利益的有效表达, 不应将公共利益与城市利益混为一谈。

何为公共利益, 不能是抽象的、笼统的, 必须具体化, 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现实确定性。比如说要拆迁, 建医院、学校, 建消防或防洪设施,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为了公共利益, 如果是要建酒店、建商业住宅, 这就不算是公共利益。

也就是说, 公共利益应当是不能列举出来的, 并在法律上予以明确, 至于一些存在争议或者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的交叉地带, 仍然需要对具体项目进行具体分析, 具体地作出判断。 常江文

期待多一些淡泊务实的“袁隆平”

7日晚, 一场献给袁隆平和首届中国杂交水稻大会的晚会《为了大地的丰收》在长沙举行。首届中国杂交水稻大会在长沙召开之际, 也正值“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的80华诞,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发来贺信, 祝贺袁隆平80岁生日快乐。 《南方日报》9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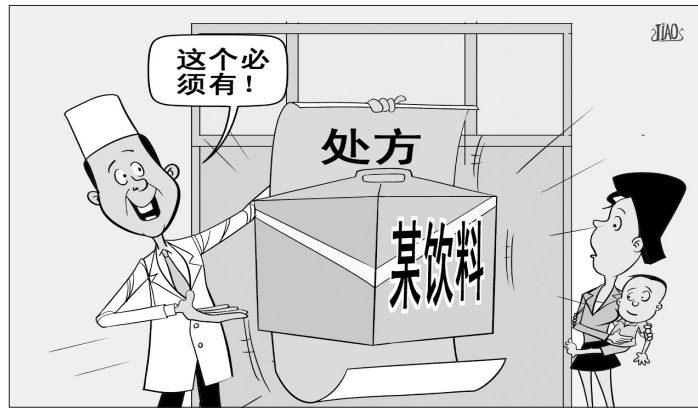
一个人, 如果能够获得上述“荣誉”中的任何一个, 都是极其不容易的。但是, 80岁的袁隆平院士却把这些荣誉尽收囊中。但是, 对于这场显示袁隆平非凡价值的晚会, 袁隆平一直不同意去办。袁隆平表示: “为了杂交水稻, 我是做了一些事, 但是必须老实讲, 这个成绩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 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就连温总理都盛誉“杰出成就不仅属于中国, 而且影响世界”的袁隆平如此谦逊、朴实, 实在令人倍加尊重和敬佩。

80岁的袁隆平之所以有这种淡定和积极向上的心态, 正在于他有着极高的精神追求, 有着极为宝贵的责任担当。他淡泊金钱, 明确表示“用财富衡量科学家价值太低级、太庸俗”。尽管他并不缺钱花, 但却仍会穿15元一件的衬衫, 100多块钱的鞋子, 260元的手表; 他谦虚稳重, 一直醉心于他所痴迷的事业, 表示不仅希望能在90岁实现自己的更大的研究目标, 而且还表示, “杂交水稻对我永远具有诱惑, 即使我年过百岁”, 他要让世界更多的人解决温饱问

题; 他无畏艰难, 为能够保持他所研究的水稻系株, 他探索了6年时间。两系法杂交水稻从1987年开始将设想变为现实, 直到1996年才宣布成功, 历经9年……袁隆平是一颗科学的种子, 虽已八十, 依旧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

年已八旬的袁隆平, 给日益功利的社会上上了一课, 也给近些年来无数价值扭曲、醉生梦死、蹉跎岁月的浮躁世人, 树立了一个须仰视才见的人生标杆。

对一个人来说, 知识能够改变命运, 但对整个世界来说, 知识更能改变世界。正是注意到了这些, 国家近年来特别重视对于人才的培养、培育和入尽其才。尤其是今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2020年)和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的推进, 为培养像袁隆平那样淡泊名利、醉心于事业的创新型人才, 提供了更多的有针对性的举措。温家宝总理亲自给80岁的袁隆平写信祝贺生日, 还有来自科技部和湖南省政府及有关部门举办的, 一场献给袁隆平和首届中国杂交水稻大会的晚会, 既是对袁隆平院士作为科技人才及做人的品格等方面的真诚赞扬, 更是对劳动、知识、人才和创造的至高尊重。我们期待着, 在新一轮国家一系列“人才战略”的推动下, 有更多的各种人才能够像袁隆平那样, 创造出辉煌的人生, 为国家、为世界, 创造出更美好的明天。 都文



新图穷匕见

“我娃娃在医院看病, 医生居然在处方上给开了个饮料! 这个能治病吗?” 昨日, 家住成都中和镇的周小金, 拿着从医院取出来

如果不是读到“村委会将村民土地款转成代金券”这条新闻, 还真不知道四川宜宾有个红楼梦村。看了这条新闻, 脑子里不由就蹦出红楼梦的开卷诗“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荒唐的, 是村里的行为和说辞; 辛酸的, 是失地农民。

这条新闻简而言之, 就是红楼梦村将拖欠农民的400万元土地款印成了代金券, 替代人民币发给了农民。农民如果想换成真钱, 要等到60多岁。代金券印制得很精美, 背面还告知“可在本村村民之间转让、继承、赠与”。可是, 代金券印得再好, 也难掩其本质。脱了漂亮的马甲, 说穿了, 所谓代金券, 就是白条。不许给农民打白条, 这是中央早就三令五申的。对此, 大概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兄弟都知道。所以, 红楼梦村就想出了“代金券”这个新花招来糊弄农民。可是, 他们这样做, 还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法》。

红楼梦村的主事者是法盲吗? 不大像。你看, 他们既没忘“民主程序”, 让村民表决; 也没忘“组织程序”, 报镇里批准, 脑子清楚得很呢; 你看, 当记者问这

采访先审批实质是拒绝舆论监督

记者就金浩茶油被传致癌物质“苯并芘”超标6倍一事前往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采访时, 被要求填写《新闻媒体采访申请表》, 等待相关处室负责人、分管局领导等各级层层审批。法律界人士认为, 媒体采访必须先申请后审批的做法是对新闻采访自由的限制, 使相关部门便于掩盖一些他们做得不妥的事情, 损害了公民的知情权。(9月7日《法制日报》)

记者采访必须先审批的荒唐之处, 显而易见。采访必须先审批, 实际上就是对记者采访的干扰和阻挠。报道中有一个细节很能佐证这点。为了不耽误采访时间, 记者按要求填写了《新闻媒体采访申请表》, 但填好表格只是第一步, 工作人员冷漠地告诉记者: “你把表格搁这儿吧, 等审批完了再通知你们。”“我们领导到外地开会去了, 没有处室领导和分管局领导的书面批准, 不能安排采访。”很显然, 领导审批只是一种推诿的借口, 是拒绝记者采访的挡箭牌, 即

便领导没到外地开会, 领导是否愿意审批, 不全由领导说了算? 一言以蔽之, 采访必先审批, 就是人为地为记者采访设置障碍。为什么要设置障碍? 一般来说不外乎两点: 一是权力傲慢, 不愿意满足公众知情权; 二是心里有鬼, 害怕舆论监督。在金浩茶油致癌事件中, 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表现令人惊愕: 其一, 该局在检出金浩茶油含超标致癌物质之后, 竟然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名义下, 不向全社会公开。明乎此, 便可知晓“要采访先审批”的怪谬做法, 实是“事出有因”。

报道中还有一个细节, 当天下午, 湖南省质监局政策法规宣传处一名负责人给《法制日报》记者打来电话称, 上午是一个误会, 湖南省质监局对中央媒体本来没有搞采访审批制, 当时工作人员误把记者当成了省内媒体记者。对中央媒体不搞采访审批制, 对地方媒体就可以搞采访审批制吗? 王石川

土地款代金券等同白条

种行为是否合法, 3个村官都以沉默作答。再三追问之下, 他们出示了镇政府的批示。不难看出, 印发代金券违法的道理, 他们不会不懂。明知违法, 还要这么做, 又是为什么呢? 依常理推断, 这里面当有不可告人的利益驱动。记者的调查也说明了这一点: 早在1996年, 这块地就征为国有, 作为红楼梦酒厂的建设用地。可是, 此事竟是“绝密”, 村民们都不知情。直到2004年, 上届村委会把酒厂转让给了成都老渔翁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才产生了400万元的土地款, 可是, 本该分给农民的这400万元, 又借回给了“老渔翁”, 农民拿到的, 只是代金券。14年了, 这块土地一直是一笔糊涂账。现在, 是到了理清这笔账的时候了。首先, 要按《土地管理法》规定, 厘清这块土地的归属; 其次, 要尽快将村民手中的代金券兑现; 再次, 要依法查处这起事件中的违法行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怎能任由这些之徒上下其手! 李天扬